

陈 · 染 · 文 · 集



女人没有岸

4

没结局
距离带来亲密
女性用品
反“胡同情节”
女人是猫吗
是否有爱情
崭新的往事
女人没有岸

江苏文艺出版社

1247.7
323/4

陈染文集



女人没有岸

4

江苏文艺出版社

陌生的陈染 (代序)

王 蒙

陈染的作品似乎是我们的文学中的一个变数，它们使我始而惊奇，继而愉悦，再后半信半疑，半是击节，半是陌生，半是赞赏，半是迷惑，乃嗟然叹曰：

陈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怎么爱读你的作品而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雄辩的，常有理的王某，在你的小说面前，被打发到哪里去了？

单是她的小说的题目就够让人琢磨一阵子的。《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凡墙都是门》。这一批题名使你怦然心动：她的笔下显然有另一个世界，然而不是在中国大行其时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寻根”，也不是“后现代”或者“新”什么什么。因为她的作品，那是“潜性”的，是要靠“另一只耳朵”来谛听的“敲击”，是“巫”与“梦”的领地，是“走

不出来”的时间段，是亦墙亦门的无墙无门的吊诡。而多年来，我们已经没有那另一只耳朵，没有梦，逃避巫，只知道墙就是墙，门就是门，再说，显性的麻烦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又哪儿来的潜性的触觉？

是的，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和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唧，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而又不事铺张，她有自己的感觉和制动操纵装置，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她同时女性得坦诚得让你心跳。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方式。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

……看着一条白影像闪电一样立刻朝着与我相悖的方向飘然而去。……那白影只是一件乳白色的上衣在奔跑……它自己划动着衣袖，揶揄着肩膀，鼓荡着胸背，向前院高台阶那间老女人的房间划动。门缝自动闪开，那乳白色的长衣顺顺当当溜进去。（《潜性逸事》）

我坚信，梵高的那只独自活着的谛听世界的耳朵正在尾随于我，攥在我的手中。他的另一只耳朵肯定也在追求这只活着的耳朵。我只愿意把我和我手中的这只耳朵葬在这个亲爱的兄弟般的与我骨肉相关、唇齿相依的花园里……我愿意永远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在她的记忆中，她的家回廊长长阔阔，玫瑰色的灯光从一个隐蔽凹陷处幽暗地传递过来，如一束灿然的女人目光。她滑着雪，走过一片记忆的青草地，前面却是另一片青草地……她不识路……四顾茫然，惊恐无措。（《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

守望》)

想想自己每天的大好时光都泡在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质的哲学思索中，整个人就像一根泡菜，散发着文化的醇香，却失去了原有生命的新鲜，这是多么可笑……（《凡墙都是门》）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琳琅满目。还有她的小说人物的姓名，黛二，伊堕人，水水，雨若，缪一，墨非……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呀？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理论的精髓在于给宇宙万物命名。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独特的感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她没有脱离凡俗（这从她的许多冷幽默和俏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我们之中。）却又特立独行，说起话来针针见血，挺狠，满不论（读吝）。她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的呼风唤雨，洒豆成兵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着对于爱情（并非限于男女之间）的渴望，有着对于爱情的怀疑；有着对于女性的软弱和被动的嗟叹，又有对于男人的自命不凡与装腔作势的嘲笑；有对于中国对于P城的气氛的点染，有对于澳洲对于英国的异域感受；有母亲与女儿的纠缠——这种纠缠似乎已经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又有精神的落差带来的各种悲喜剧。她嘲弄却不流于放肆，自怜却不流于自恋，深沉却不流于做作，尖刻却不流于毒火攻心。她的作品里也有一种精神的清高和优越感，但她

远远不是那样性急地自我膨胀和用贬低庸众的办法来拔份儿，她决不怕人家看不出她的了不起，她并不为自己的扩张和大获全胜而辛辛苦苦。她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未必广阔，然而确是很深邃，很有自己的趣味与苦恼的说大就大说小就很小的天地之中罢了。这样她的清高就更具自然和自由本色，更不需要做出什么式样来。

她其实也挺厉害，一点也不在乎病态和异态，甚至用审美的方式渲染之。她一会儿写死一会儿写精神病一会儿写准同性恋之类的。她有一种精神分析的极大癖好，有一种对于独特的与异态事物的兴趣。她的作品里闺房的、病房的、太平间的气味兼而有之，老辣的、青春的与顽童的手段兼而有之。她的目光穿透人性的深处，她的笔触对于某些可笑可鄙的事情轻轻一击，然后她做一个小小的鬼脸，然后她莞尔一笑，或者一叹气一生病一呻吟一打岔。这也算是个小小的恶作剧吧？然后成就了一种轻松的傲骨，根本不用吆喝。

我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反正我读很多同代青年作家的优秀的作品的时候一会儿想起迦西亚·马尔柯斯，一会儿想起昆德拉，一会儿想起卡夫卡，一会儿想起艾特马托夫，最近还动辄想起张爱玲……而陈染的作品，硬是让我谁也想不起来。于是内心恐惧而且胆小怕事的我不安地惊呼起来：

“陈染，真有你的！”

然后我擦擦眼镜，赶掉梦魇，俨然以长者的规定角色向微笑着走来的陈染说：

“祝贺你，你也许会写得更好。”

一九九六年初

目 录

陌生的陈染 (代序)	王蒙 (1)
没结局	(1)
我是主人	(10)
一个人在路上	(16)
一封信	(20)
每个人都有一面窗子	(28)
重返旧时光	(34)
“潜在自杀者”的迷失地	(38)
自 语	(40)
距离带来亲密	(46)
自己走路	(48)

放松自己	(51)
一天的读书所想	(54)
面窗而坐	(57)
关于作家	(60)
女性用品	(62)
挺住意味着一切	(65)
逝去的声音	(71)
炮竹炸碎冬梦	(78)
反“胡同情结”	(89)
死的启示	(93)
忘记过去	(99)
女人是猫吗	(101)
房间的灯光与外边的阳光	(104)
“王子”驾到	(109)
超性别意识	(114)
阿尔小屋	(122)
这个人原来就是那个人	(127)
“远”对“近”说	(132)
稠密的人群是一种软性杀手	(135)
一个不老的人从一个老人那里看到	(140)
谎言是树一样高大的侏儒	(143)
我的道路是一条绳索	(145)

自由是一座需要围墙的绿屋顶	(148)
呼喊的纸片 (九章)	(153)
是否有爱情	(153)
窗帘深处	(154)
囚徒	(154)
思想银行：我用字词编织遗物	(155)
“主义”牌拖鞋在奔跑	(156)
居尔特人	(158)
崭新的往事	(159)
年老对年少说	(159)
真假孤独者	(160)
写作与逃避	(161)
走在没有的路上	(163)
半个自己	(166)
孤独的能力	(169)
旅人，旅人	(171)
归来的船长	(174)
童年	(177)
那时候	(179)
回归大海	(181)
迟到的秋天	(184)

妈妈，请你记住	(186)
启 航	(189)
寻	(191)
淡淡的星光	(193)
告别森林	(195)

女人没有岸

(198)

陈染对话录

(244)

——另一扇开启的门

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跋）

..... 戴锦华 (273)

没 结 局

一九六二年四月的一个夜晚，我悄悄脱离了妈妈温暖的母体来到人间，带着对世界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出生时的光线是淡蓝色，柔和又深情，这使我一生都将不喜欢强烈的光芒。父亲是个性情古怪的学者，终日埋头书海，著书立说，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顽强精神。母亲与父亲趣味性情上差距很大，她温良优雅，是个作家。她还酷爱音乐、绘画等艺术。我整个童年时代，在那个小鸟恋枝的年龄，生活在这样一个为着各自的爱好独立追求、紧张忙碌的家庭里格外孤单。我瘦弱且爱哭。父亲的慈爱表现为严厉，我有些惧怕他。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妈妈走街串巷，只要离开家，我就活蹦乱跳疯起来。我在母亲的万般珍爱、娇惯纵容与艺术的熏染下长大。

一九六九年我上小学，那时候胆小、温顺却极富个性，很要强，学习成绩极好，被选为红小兵大队长。当时中国正值“文化革命”，学习没有出路。母亲为我找了老师开始学习音乐，学作曲和手风琴。从十岁开始我便追求成功。十来岁的小孩很容易崇拜谁，记得当时在我窄小的天地里我崇拜盛中国先生，我的音乐老师告诉我盛中国小时候一天练琴十小时。我曾多次默默在台下观看盛先生的独奏表演，他那时清秀潇洒，头发一甩一甩的。那甩头的姿势真让十二、三岁的我发疯。我对妈妈说，我长大要成为音乐大师。

从我还未出生的五七年反右开始，家里就屡遭冲击，家庭气氛沉闷、压抑、冷清。父母关系的紧张使我深感自卑和忧郁。见到小伙伴的一家人围坐着呼噜呼噜喝稀粥，收音机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里院与外院的邻居大嫂扯着嗓门隔着房屋聊（喊）大天，我真是羡慕极了。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在热情明朗的夏天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跳整整一个夏天的皮筋，玩砍包、蹦房子，而我却躲在阴暗冷清房间里练琴，只能隔着竹帘子向外边望几眼。长大后我为此深深遗憾。

整个中学时代我都是在这种孤独的自我追求中度过。我辞掉了莫名其妙被选上的各种“长”，为了更有时间练琴。当时的生命里只有两样：音乐和妈妈的爱。我的音乐老师都喜爱我，认为我“感觉出色”“有天赋”。我在那一群想当音乐家的伙伴中遥遥领先。我爱那色彩纷呈、起伏多变的旋律，每天每天都在脑子里构画世界。我眼里的世界是

童话，有被太阳染热的温情、湿湿的绿树荫、光秃秃的荒原和蓝苍苍的海浪；有立着耳朵的忠诚的大狼狗、白矮星与小绿人的爱情；有折断的黄草、金属的月亮和失群的怪鸟；有魔鬼、死亡和乌黑的女式手枪。我渴望着不能令我满足的世界，越来越沉浸在远离现实的梦幻之中，在音乐里寻找着安慰。渐渐我离开了儿时伙伴们的群体欢乐。

一九七九年我父母的婚姻生活结束，我和妈妈离开了家，也离开了我的童年我的音乐我的说不清的孤寂与惆怅。那时候小小心灵里拥满莫名其妙的强烈自卑。这时，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忽一下，社会上卷起读书热潮，文凭热。我放弃了视之为生命的音乐，捧起了书本。由于近十年的音乐生涯，功课落下很多。尽管我拚尽力量弥补，高考还是以三分之差落榜。

十八岁到二十岁我在家待业，这一时期度过了我学生时代最为苦痛和迷惘的阶段。要发挥生命、要施展自己的欲望，驱使我再准备高考。可是，我天生不具备坐在桌前背书的本事，并对背书深恶痛绝，宁可用跑一千米来换背一页书。也是在这时候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我很晚才接触文学，在这之前我几乎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第一本小说是母亲念给我听的。当时我忙于功课，午休时躺在床上母亲就给我读小说。那本小说是雨果的《九三年》，我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当母亲读到最后一章“太阳出来了！”西穆尔登把自己最亲爱的朋友和学生郭文送上断头台，刽子手的斧头滑下来在郭文的脖子上发出丑

恶一响的瞬间，这时，一声明亮的枪响呼应了那斧子声，西穆尔登用一粒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我呜呜咽咽哭起来，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滚落到枕巾上。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我又找到了在音乐里感觉到的东西，我再一次找到了自己。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发狂地读起小说来，一本接一本，那个时候自然读的全是世界名著。《简爱》、《傲慢与偏见》、《红楼梦》、《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小酒店》、《还乡》、《呼啸山庄》、《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很多，也是这个时候，我的作家梦诞生了。从一开始我就不像很多作家那样，由于当不了长跑冠军或球星什么的才不得已没办法做起作家梦。我却是从一发现这块美丽诱人的文学土地便全力执著追求她，那么钟情于她，别无选择。我相信，假如不是我冒冒失失跌入文学圣殿而抛弃我的音乐生涯，我相信我会成为一名音乐家。高考的压力和读小说的狂热以及我那个年龄的极度敏感、情绪动荡，使我一度患上神经衰弱。

一九八二年，我二十岁时，考上北京一所大学中文系本科。大学期间我完全投入了吸引我的文学世界。我在同学中落落寡合、默默不语，散了课就往家跑，躲在书屋里品味着梦幻，在内心独自扮演各种真诚的角色，以弥补生活的空虚。我开始写诗，恬淡、温情又忧伤，吐不完的情怀，挥不尽的惆怅。那是有一次母亲外出开会，我独守着空落落的房间和心灵，孤寂难耐。半个月后，当母亲回家时我便成了“诗人”。我捧着一摞小诗，说：妈妈我写诗了。

《书阁》这首小诗颇能反映我那一段的生活情调：

我的随风摇曳的小阁楼呵
是个神秘的天地
里面白花花的纸页上
洒满墨色的米粒

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孩子
蹲在吱吱呀呀的木板上
用眼睛，倾听大地的喘息
古老地球的遥远记忆

天黑了，木窗子外
飘着淅淅沥沥的雨
黄昏的小风，把我
带到亚马逊河流域

.....

读名著的疯劲渐渐平缓，我又开始了读现代诗以及各种流派的现代主义小说和哲学。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发表诗。写诗热潮一发而不可收。我在大学里出了两本油印小诗，在同学老师中传阅。班里的同学认为我“才情过人，只是有点怪”。学校的老师也劝我多多参加集体活动。那时候，我的生命处于分裂状态。在公共场合腼腆沉默，退回到自

己的世界里后才把积郁心中的无尽情怀倾洒诗中。我颇为“入戏”，我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别人。我活在自己制造的氛围中，也在世界里寻求诗中的情人。当我空空落落徒然而归时，便再一次把贫瘠与孤独抛至诗中，诗成了我平衡自己的手段。我二十岁至二十二岁，正是诗人的年龄，我在《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数十首诗，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诗选》里占了一席。

像大海里一朵美丽的浪花，诗人的我仅仅眨了几下眼睛就睡醒了，那朵漂亮的浪花很快便找到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展现。我从大学三年级（二十三岁）开始写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发表在《青年文学》上，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找到了一个比诗更能表现与施展自己的形式，极为兴奋。当时的文坛正是百花齐放最为活跃的时期，正是“一人一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热闹景象。我很快与活跃在文坛的几位青年作家们交往起来，可是不久我便感到与作家们交往是件累人的事，他们没有生活里那些普通然而活生生的朋友那么来得自然。于是，我重新归属于自己的恬静、孤单而充实的艺术世界。我最初的文学创作还曾得到老一辈作家们的关怀和帮助，我对他们怀着敬意。这一时期，我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作家》、《北京文学》等全国多种大型刊物发表小说，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纸片儿》，有的篇目还被介绍翻译到国外。

第一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刊登在《作家》杂志上，题

目是《论一种现代的创作情绪——从陈染的小说谈开去》，令我震惊的是这位当时没见过面的中国文坛上实力雄厚热情敏锐的著名评论家能那么准确、敏感、深入地把握我那堆文字。我为这种理解与真挚深深感动。我将永远怀着无比的崇敬，感激他的支持、热情和友谊。

一九八六年我大学毕业，整个大学时代我都是在读书、写作的狂热中，同时又是在对书本里那些骗人东西的抵抗中。当有的老师讲到生动精到之处，我便兴奋得如坐针毡，很是崇敬；当有的老师把一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自欺欺人的破东西强加给我时，我便无声地把它们扔回去，甚至逃课，拒绝学习。我的成绩便跟着我忽高忽低地动荡。这种个性对于我成为一个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起了很大的妨碍。好在，我并不那么看重好学生。大学毕业后，有几所大学和杂志都表示欢迎我去工作。可遗憾的是我不喜欢这些定时定点规规矩矩的束缚人的工作，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也不在乎“名声”。母亲自然是从我的前途着想，对于我的不按常规走路的思想 and 行为很发愁。像所有的当代青年人一样，除了拥有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外，同时我需要起码的物质保障。我不能没有职业，当个流浪小说家是养不了自己的。由于我在文学上的初步成绩和老师们的帮助，我被留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写作，职业对于我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学校里的一些沿袭传统的迂腐陈旧的观念令我压抑，我无法抗拒又不愿趋附。于是，便戴上面具。既满足了别人，又保持了自己。尽管我天性怯懦，但性格里针针刺痛